

新編詩義集說

香樹齋藏書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鵲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聖人建遊觀之地而民樂效其力聖人寓遊觀之地而物各
遂其情聖人有所興創而出於民心之樂爲雖欲不速成而
成功自速矣此所以民亦樂其樂而鳥獸蟲魚皆自得於遊
觀之際也此二章傳總斷謂斯民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
似不可分輕重然畢竟民心樂於方作臺沼之時所以能樂
其樂於遊觀之頃若作臺沼之初強民使效其力他日見其
君寓於臺沼之上雖有可樂不能樂其樂矣此乃詩人述民
樂之詞所以朱子斷章只平說

於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望氛祲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臺

而謂之靈神之也曷爲其神之以其不終日而成也不終日而成果文王之心乎非然也文王之心固戒以勿亟而斯民之心則自如子來也然則勿亟者聖人愛民之仁而子來者斯民事上之忠也

解頤

上是美文王建臺而得民之力下是推文王建臺而得民之心皆詩人述民樂之詞如此 聖人方有所興創而民之成其功者速此聖人心乎愛民雖無欲速之心而斯民自有樂爲之志蓋能念其煩勞而民之愛夫上者深矣 速成之意出於民則爲愛君君雖不欲其速民自樂爲之矣

矜式

此題祖孟子集註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此說自正大文王之臺方其經營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此庶民以文王之心爲心也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

亟而民心樂之此文王以庶民之心爲心也文王之心愛民之心也庶民之心愛上之心也上下交相愛也詩人述民樂之詞如此朱子既加以美名正是述民樂之詞之意斷法
上言文王用民力而民樂於趨事赴功下則推言文王之心惟恐煩民而民自無不至蓋文王視民如傷豈欲煩民之力然惟其有是心故民樂之而成功速也旨要

聖人有所建而民之成功者爲甚速聖人推所愛而民之趨事者爲甚親夫聖人之所爲非自爲遊觀之計皆所以爲民也聖人以愛民之心爲心則斯民亦以愛聖人之心爲心矣
發揮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聖人之感乎人心者固於斯民競趨於事者觀之聖人豈欲

言集卷三
四十四
舉事以病吾民哉而有所興作不日而成乃若神靈之所爲者自非聖德之深入於人心其何以得民如此哉 主意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騞騞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言其體之充也見其鳥之騞騞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爲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勃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爲鱗介也 解頤

斯民以樂意觀聖人所以鳥獸蟲魚莫非樂意之所寓而隨處皆樂境也 不分上下股只渾融說去 矜式

此詩皆述民樂之詞文王之在靈囿鹿與鳥皆安馴而不驚

在靈沼魚滿而躍此其仁恩所被驗於物亦同其樂矣世豈
無苑囿池沼之奉與鳥獸蟲魚之育獨文王之在囿在沼隨
其所寓而物各遂其所焉則文王之仁徵於外而根於中漸
於民而流於物民之樂之舉苑囿池沼鳥獸蟲魚皆樂意之
所形也不然雖有此樂其孰與其樂邪濯濯鵲鵲見於物皆
民樂而誇美之詞樂意之所形也

旨要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有樂之器有樂之理樂之器森然於制度文爲之間樂之理
必悠然於禮遜雍容之地觀其器者要不可不究其理也彼
其虞而業焉業而樅焉以賁鼓大鏞而陳之焉樂之器可謂
備矣抑樂之爲樂所患者莫患於八音之奪倫而所貴者莫
貴於衆心之和樂辟靡之地鼓鐘作焉奏之者得其倫聞之

言義集註三
者以爲樂聲嗟氣嘆不能自己信乎觀樂之器者不容不究
夫樂之理 聖人之化天下也非徒以樂也而有教存焉樂
以和人心教以淑人心苟無其教而徒恃乎整飭之器鏗鏘
之音爲足以化天下抑末矣 主意

於論鼓鐘於樂辟離鼙鼓逢逢矇瞍奏公

聖人之樂設於施教之地而作於審音之人則樂之盡善盡
美可知矣蓋施教之地必不以奏哇淫之音而審音之人必
不失其疾徐之節今鼓鐘陳於辟離而鼙鼓奏於矇瞍聞文
王之樂聲嗟氣嘆其有倫豈不美哉 旨要

總論 前二章言靈臺之遊觀後二章言辟離之教育遊觀
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
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

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又將與賢者共之也

解頤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詩三章一意相貫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者在乎德而脩德以法天下之民者又在乎孝德者繼先王之本也而孝者又德之本也非德不足以繼先王非孝不足以爲天下法永言配命見武王之一念不忘乎天理永言孝思見武王之一念不忘乎先王

主意

此三章歸宿王配于京一句上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言其所以能配于京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其所以能成王之孚也是則武王對三后于周之京者豈徒能繼其位而足以爲對哉德合於天理而天下共信之孝孚于人心而天下共法

之茲其一代之王業得以成歷代之統緒得所託克對乎三后之尊而無愧也 矜式

此題三章當以首章爲一股下二章爲一股上股是無愧於前王下股是有合於人心合於人心即有合於前王之心矣聖人興王業以繼乎先者足以對乎前王聖人對前王以其行于已者有以合乎人心大抵孝者百行之原也永言孝思即求世德而長合於天理者也孝思維則即天下之所由信者也盡孝而天下法之求德配命而天下信之是即配三后於京師而無愧者也配三后而無愧則其造周室而興一代之王業者豈偶然之故哉中間鋪叙講透却從而貫合之則善矣 發揮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首章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二章言武王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蓋聖人興王業以能繼世統而正位以對乎前王聖人對前王以能求世德而順理以信乎天下聖人出而君有天下非徒正位而無愧於前王正以所爲而有合乎人心耳有以合乎天下人心即有以合乎前王之心矣蓋武王非徒興王業以能繼世統正天位而無愧於三后也非徒無愧於三后以能求世德合天理而成其信於天下也

發揮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

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解頤

一代之興固有以爲之前必有以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周之興也既世世有明哲之王矣而哲王之中又莫過於三后之盛今武王成三后未成之業配

三后在天之靈視先世而有光居鎬京而無愧周之王業豈
偶然哉 一代王業之興要非一聖人之所致人徒見周之
興文王武王爲之也而不知周之未興世世已有哲王矣文
王與大王王季見之於在天之靈而武王配三后於在京之
日則周之所以興不獨在於文武而已在大王王季之世積
累之既厚則基址之益宏培植之既深則根本之益固觀文
武之興周當觀武王于京而配三后則知王業益本於世德
而非可以旦暮致也 世哲三后即世德者在上世配德者
在武王前此哲德周之業所以開武王配此哲德周之業所
以成 旨要

聖人相繼而興一代之業必其相傳而有以契前王之心夫
周之世有哲王而三后之在天也武王繼文王而興周乃能

於鎬京之地配三后在天之靈則無愧於前王即所以興王
業也 於式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
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于下而已之德既與先
王而爲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爲一此所
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
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
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
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下交孚而
其爲信也成矣 解頤

理也者人心之所同有而世德之所由寓也武王配三后於

鎬京求三后之世德武王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也惟求於日用之間一循乎天理之正不使是理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而所以爲世德之求者不外是矣噫世德此理也人心亦此理也故配命者武王之所盡心而豈徒以配于京者爲足以慰三后與天下之心哉

王者之有天下惟能繼前王之德以常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以默契於人心世德此理也王者之信此理也此理著在吾心不暫合而遽離不暫得而遽失則所以繼前王而孚天下豈不有餘裕哉故觀武王配三后於鎬京惟於其天理渾融於一心久而不息者觀之也

旨要

王者惟能常合於天理則上足以繼前人之德而下足以成王者之信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息而不合於天理則無

以成吾信以契於人何以繼祖德而稱其位哉武王配三后於鎬京惟深求乎世德求世德亦惟求合於天理而已何也德即理也是理所在通古今而爲一達上下而無間惟長言合於天理則求世德者在是成王孚者亦在是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王者之信亦將何以嗣前王之位與德乎

主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王者之所以信服於天下者莫大於孝孝愈久而愈不忘故天下之所同法也孝者人心之所不能自己上之人既有以倡之則下之人必從而法之王者之信要不出於孝之外而天下之所法者又豈出於孝之外哉此孝有時而或忘之則所謂孝者亦僞焉耳何足法哉

主意

求世德配天命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其信之可法正以其孝之可法也長言孝思而不忘者一飲食之頃而如見於羹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而如見於庭無一處之不然亦無一時之不然也若有時而忘之則是勉強矯偽之所爲也而豈足爲天下之法哉

解頤

人心信聖人而取以爲法者正以聖心無窮之孝可以爲法耳武王成王者之信而下土之衆皆以武王爲式所謂式者何也武王一念之孝思愈永而愈無窮此孝思足以爲則故人信而式之耳則與式皆法也聖人之孝與常人之孝不同常人之孝出於暫焉之思聖人之孝本於無窮之思惟其孝思之永真有可法故天下亦信其可以爲法舉從而法之也

旨要

詩義集說卷三